

真实世界里的真实孤独

——读李达伟《大河》

乔丽(傣族)

李达伟是云南大理的白族青年作家，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他自述其表：“身材瘦削，脸无四两肉，典型的青鸡脸。”瘦削是真的，但“脸无四两肉”这种让人联想到狡诈心狠的形容跟现实当中的李达伟并不搭界，他甚至还可以说有那么一点木讷。《大河》刚刚为他捧回了2020年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在你开始阅读之前，我必须得很负责任地告诉你，这不是一本“好读”的书。《大河》归“诗想者书系”十分合拍。在云南，进行类似的“沉思”写作，李达伟应该算是少数的先行者之一。单从这种尝试来说，《大河》无疑具有十分可贵的先验性。李达伟的散文近年来有很大的变化，这显然跟他的阅读有关。散文写作的门槛不高是公认的事，“但自由的无边界反而使散文绝非容易之事”(何英《批评的“纯真”之眼》)。游走于大河两岸，李达伟开始尝试进入某种挖掘性的深度思考中。一路走来，他约了不少先哲圣人同行，包括梭罗。

13.5万字的《大河》里列举了古斯塔夫·勃鹿(乌合之众)，奥尔罕·帕慕克《伊斯ตันบูล：一座城市的记忆》，麦卡勒斯《心是孤独的猎手》《伤心咖啡馆之歌》《婚礼的成员》《金色眼睛的映像》《没有指针的钟》，路德维希·尼罗河传，纳博科夫《说吧，记忆》，远藤周作《深河》，翁贝托·埃科《玫瑰的名字》，格奥尔格《词语破碎之处》，帕斯卡尔《思想录》，西尔万·泰松《在西伯利亚森林中》，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凯尔泰斯·伊姆莱《船夫日记》，佩索阿《不安之书》，伊凡·克里玛《布拉格精神》，米沃什《路边狗》，雨果《我生命的附言》，耿占春《沙上的卜辞》等21本文学作品。毫无疑问，这让《大河》呈现出宽广与深邃。

《大河》开篇令人惊艳，叠加递进，层次美感跃然纸上。来自漫游者思想的深邃和穿透力，闪电一般，直击中读者。显然这远远不够，李达伟当然会注意意象和隐喻在这之上进行抽离、拔高。“那时我的声音成了江流的一部分，那时我们的声音成了江流的一部分。”“老祖母贯穿这个文本的始终，她会随时出现，也会随时消隐，她与其他那些出现在这个文本中的人一样，有时就像是我的思想，有时他们就是我的思想。”

声音，老祖母，你，我，还有这里我未曾提及的小酒馆。无论是从语言上，还是思想性上来看，这些都是极精彩的部分，让人忍不住喝彩。可这些闪光的小星星支撑一个中短篇可能刚好，长篇则透出局促。就好比吃茶，三泡滋味香气高，之后茶味越来越淡，原因还是出在树龄不够，内韵便始终差了那么点。

我们来看一些细节。“时间在篡改美学，美学与时间之间的对抗。”——美学与时间之间是不是还应有“顺从”与“妥协”，这才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和现实情况。

“神树下面的那个世界，神树下面聚集着一群老人，他们用自己苍老却智慧的目光注视着由神树作为中心往外扩展出去的世界。”——“苍老”为何直接对应“智慧”？苍老就意味着一定有“智慧”，一定能够世事洞明？这是刻板印象，这仍然是大大落俗的一种圈套——孩子一定单纯，村庄一定宁静，母亲一定慈祥。

在文本里，李达伟大量使用了括号。当然也有使用精妙的句子，让语义递进，使得语韵悠长，如“那时我们看见了走兽，有一些正在江的对面捕猎，其中一只走兽(是麝子，曼妙的身影映入我们的眼中)”；

但也有不少赘加之语如：“他们不仅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他们还生活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这时的‘世界’不再仅仅特指眼前的这个世界)”；“洪水冲走的不只是一头牛，还有一些牲畜，一些兰花(兰花早已不值钱，但对于一些人，它们依然有着存者的意义)”。

在这些句子里，以及结合语境，括号内容因无实义而略显多余，而且低估了读者的理解力。“那些在溪岸上生长的植物(我看到了许多种，能说出名字的却很少很少，但我能一眼认出那些在风中摆荡的茅草)，甚至有些水生植物(我还采了其中一株，名字我依然说不出来，那株水生植物被我养在了花盆里，我每天都在不停地给它灌水)，一头饮水的牛(老黄牛，眼眶里永远充盈着清澈)，一匹饮水的马(枣红马，让我想到家里的那匹枣红马，从悬崖上跌落，我伤心了很长时间，我连饭也吃不下去)，一些小孩(洗澡，在多年以后，他们一定会像我一样，走不出故乡的那条小河)……”

毫无疑问，一本以“沉思”托底的散文集，思考的深度和力度甚而广度决定了这个文本的质量。周晓枫说：“没有写出来的都是不会写。”作家本身略中气不足，可燃的“柴”一气烧完，剩下一星半点残温的只言片语中，是勉强植入人的体感。

可喜的是，在《大河》这个文本里，李达伟开始进行“向内”的创作。李达伟自己也说：“我一直想成为有点思考的人，至少是一个思考着的人，即便我的思考浅薄重复没有多少意义。我有意去思考一些与这个地域之间的融合问题。”

当然，这不是一条容易书写的仿佛。如前所言，这不是一本“好读”的书。思想的层层叠叠，语言的层层叠叠，仿佛没有逻辑的逻辑。大约看到三分之一，如果不出意外，你就会渐渐陷入一种身不由己的迟滞中。

确实如此，在这漫长的思想寻找和文字累积中，读者对这种节奏很难保持长时间的阅读快感和新鲜感，哪怕这种节奏正是作者所精心营造的——也或者，李达伟和80年代的先锋文学一样，在开始书写的时候，就已经自动选择了读者群，它们并不为读不懂的读者而诞生——但事实上，李达伟仍然试图让看不懂读的读者读懂他，譬如第13章节里的【补】中：“这些小酒馆在这个文本中也会多次出现，它们成了我们精神意义的居所。我们在纷扰的世界中累了慌了，那时我们就尤为需要这些小酒馆，我们至少可以在这些小酒馆里让纷杂的内心暂时休憩一会。”看，这是他仍然希望被懂得的实证。

李达伟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思想者，在寻找和捕捉中，“努力让自己游荡的姿态多少要有些区别于那些人，我也在恐惧那样的恍惚，以及那样生活的现状”，李达伟抗拒被同化，抗拒成为“去自我”的乌合之众。

“我一直努力不重复，但一些东西在这个文本中却有意无意被我重复着。”大河，巨大的容器，巨大而无际的河床，承载，容纳，吸收，消化孤独者的孤独，思想者的思想。

世界是真实的，孤独也是真实的。孤独不是一种罪，孤独是一种馈赠。

乌蒙山区精准扶贫叙事的华美乐章

——评吕翼中篇小说集《生为兄弟》 □吴道毅(苗族)

吕翼是一位“70后”优秀彝族作家，曾荣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他最近推出的中篇小说集《生为兄弟》(安徽文艺出版社2021年3月版)，可谓当下彝族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又一重要收获。

这部小说集一共收录了作者近3年的6部中篇小说，分别是《马腹村的事》《竹笋出林》《生为兄弟》《来自安第斯山脉的欲望》《带带哥一起上路》与《主动失踪》。这些作品不仅曾经在《民族文学》《人民文学》与《中国作家》等国家级期刊发表，而且广泛被《小说月报》与《小说选刊》等转载，显示出很高的思想艺术水准。

从题材与主题看，这部小说集更是称得上书写云南乌蒙山区精准扶贫伟大工程的华美乐章。通过这部小说集，吕翼以史诗性的文字，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党和政府在云南乌蒙山区实施脱贫攻坚战的伟大进程与辉煌成果，并从政策理论与民族文化等层面，对打赢脱贫攻坚战进行了不乏真知灼见的深层次思考。

吕翼深知，发起脱贫攻坚战，与贫穷作战，消灭贫穷，解决贫困人口脱贫，既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不忘初心使命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举措，也是贫困地区各族干部群众的心中之愿。对他来说，用文字记录故乡——云南乌蒙山区脱贫攻坚的伟大历程，讴歌脱贫攻坚给云南乌蒙山区带来的划时代新变，是个人的荣幸，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更是让文学接地气、关注与思考民族和国家命运的正途。

小说集《生为兄弟》没有回避对云南乌蒙山区贫困状况的描写。作为在云南乌蒙山区出生与成长的彝族作家，吕翼对云南乌蒙山区各族群众的生存环境与生存状态有着深切的认识，深刻认识到脱贫攻坚对于云南乌蒙山区告别贫困历史的重要意义。吕翼感同身受地认识到，由于生存环境恶劣，云南乌蒙山区各族群众长期以来深受贫困困扰；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贫穷已然成为乌蒙山区各族群众过上幸福生活的最大敌人。《竹笋出林》中的彝族村寨——背篋村一直就是一个穷村。千百年来，由于地处偏远、山高水深与交通不便，加之战乱、自然灾害频发与文化教育落后，“穷鬼苏沙尼次”扼住了背篋村人的“脖颈子”。过去，背篋村人的祖先从平原地区来到乌蒙山深处的背篋村，为的是躲避战乱。而和平时时代来临之后，背篋村人却仍旧陷入贫困不能自拔。担任了30多年的村支书勒吉长期困惑不解的是，“历朝历代，从上到下，就从没有谁能把穷鬼苏沙尼次赶走”。背篋村人惟一能做的，便是对穷鬼苏沙尼次异口同声的诅咒。他们一生最大的心愿，是要“把穷鬼苏沙尼次赶走”。(来自安第斯山脉的欲望)书写了青年男子格布沦为光棍汉的生活情景。因为娶不起妻，格布只

好玩玩具娃娃当成老婆，这种日子既辛酸又难以启齿。格布做梦都想讨到老婆，当光棍汉说到底是因为贫穷。

以云南乌蒙山区为地域背景，主要以扶贫干部进入彝族村寨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为故事主线，表现干部群众齐心协力与贫穷搏斗并最终战胜贫穷的时代洪流与伟大壮举，是小说集《生为兄弟》的主要特色与重要主题。吕翼发现，在脱贫攻坚伟大战役中，无论是政府下派的扶贫干部还是云南乌蒙山区各族干部群众，他们心中的一个共同目标，便是向贫穷开战。共同的心愿，共同的目标，形成了干部、群众共同的使命和共同的责任，充分挖掘了人的智慧、潜能与主观能动性，激发了人的勇气，有效整合了各方资源，最终汇成了精准扶贫和打赢脱贫攻坚战巨大力量。小说集对此进行了生动的艺术再现。

《马腹村的事》中的泽林是省住建局科级干部，被上级下派到金沙江边彝族村庄——马腹村担任扶贫队长。对他来说，扶贫不仅是党的工作需要，体现着为人民谋福利的初心和使命，因此也是实现个人人生理想与价值的事业。在马腹村精准扶贫工作中，他不忘初心，克服家庭困难，竭尽全力为群众服务。他争取到巨额资金，一年内就修通了村里的出山公路，避免了村子被整体搬迁的命运。彝族群众因此对他感激不尽，欲杀羊、唱歌跳舞为他庆功，他却头脑异常冷静，教育群众“脱贫工作才开始”，继续带领当地干部群众按脱贫标准改造旧房与危房，开发当地少数民族旅游业，化解解村主任木惹与原彝族头人后代尔坡之间的恩怨，输送大批村民到尔坡、吉娜夫妇在省城开办的装修公司、服装公司打工，最终使马腹村脱贫攻坚战真正开花结果。

《生为兄弟》中的贺南森是省交通厅的一位处长，年近五十，被分配到曾经工作过的某县担任倒马坎村扶贫队长，与曾经结拜的兄弟、马腹村扶贫队长马多不期而遇。扶贫的重任使二人冰释前嫌，并肩作战，相互支持。两年内，二人都如期完成了所负责村寨的脱贫攻坚任务。贺南森经受了脱贫攻坚的思想洗礼，主动向组织申请延长工作一年，并把省级优秀扶贫队长的荣誉让给马多。在泽林、贺南森等人身上，显现的不仅是他作为扶贫干部的责任意识与奉献精神，而且是党的脱贫攻坚政策在贫困村落的落地生根。

从政策理论与民族文化等层面对打赢脱贫攻坚战进行深层次思考，多角度、多侧面地观照并思考脱贫攻坚的矛盾、困难与出路，是小说集《生为兄弟》的重要贡献，显出吕翼善于思考时代重大命题的创作个性。吕翼注意到，脱贫攻坚战是一项宏大而艰巨的系统工程，政策支持必须与产业开发、人才培养等紧密结合，外在的

帮扶必须通过内在的转化才能奏效；脱贫绝不能片面地理解为物质脱贫，而是物质与精神全方位的脱贫。小说集《生为兄弟》在记录脱贫攻坚伟业的同时，融入了吕翼对打赢脱贫攻坚战独特思考，在当前的精准扶贫叙事中显得别开生面。

《竹笋出林》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如何培养与使用贫困村本地干部或人才，激发贫困地区脱贫内生动力问题。58岁的勒吉是一位为人正直、艰苦朴素与任劳任怨的村支书。然而，文化的落后、观念的保守与生活的封闭，导致他难以在脱贫攻坚战中挑起重担。相反，他曾经不成器的儿子吉地却不经意间在一棵弱苗成长为大树——高中毕业的吉地经过在本地的商海沉浮与在东莞打工创业的磨砺之后，终于成为有政治觉悟、有经济头脑、在家乡脱贫致富中发挥突出作用的公司老板。勒吉、吉地父子间的代际冲突，显示出新旧两种文化观念的矛盾。吉地的成长，昭示着贫困村脱贫致富奔小康道路上，德才兼备、与时俱进、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本地人才才能历史性地走向基层领导岗位，挑起时代重担。标题“竹笋出林”的象征意味，在吉地成长中得到生动显现。

《带带哥一起上路》则重在表现贫困人口精神脱贫的任重道远。在实施脱贫攻坚战中，政府为包括格达在内的需要搬迁的一部分村民在县村旁边修建了幸福家园。可进城看房那天，格达执意带着家中形影不离的那匹马——么哥乘电梯到达了16层楼的新家，并预先给么哥分配了今后居住的房间。显然，么哥是一个象征体，象征着乡村的传统文化观念在村民身上的根深蒂固。像格达这样的村民在物质脱贫之后，精神脱贫将会是一个艰巨而漫长的过程。

《生为兄弟》还显示出城市机关干部下沉到农村基层锻炼的重要意义。就作品中的贺南森来说，扶贫不光是他对贫困人口帮扶，而且是自己作为机关干部保持身心健康、增长才干与提升精神境界的需要。用他的话说，他来到倒马坎村，“不是扶贫，是接受扶贫”。扶贫点的工作与生活、新鲜的空气、天然的食物及药材，不仅锻炼了他的身体，恢复了他的健康，乃至治好了他与妻子的不育症，而且让他精神上返朴归真，从个人仕途升迁或名利羁绊中挣脱开来，重新找回了党员干部为人民谋福利的“初心”，丰富为实践经验，愈益成为一名优秀的后备干部。

缘于吕翼的彝族身份、对彝族文化的精彩书写及对云南乌蒙山区自然风光的生动描绘，这部小说集还洋溢出浓郁的彝族文化气息，显动着云南乌蒙山、金沙江一带山高水险、风光绮丽的独特地域风情。

窗外车声喧嚷，夜色并没有因为我的安坐陷入沉默。然而对一个作家而言，她需要学会在各种环境中开启写作时光。她需要耐得住寂寞，也要放得开喧嚣。

从2009年到2021年，12年的沉浸、痴恋、执著、坚守，一个蜗牛般缓慢攀爬的散文写作者，方才迎来第三部散文集的问世。是的，文学几乎消耗了我全部的热情与投入，但我并没有别人想象中的高产，也并不急于追寻太多所谓的结果。也许，写作本身对我的吸引力，更多在于那种冒险的过程。正如哈萨所言：“没有任何事情能像文学创作中的某些时刻一样让我感觉到如此幸福。”

坦率地说，写作所给予我的最重要的财富，远不是那些奖项，那些期刊上的目录，那些一本接着一本上架的作品集。这些年，在不停地阅读、思考和书写过程中，我仿佛正一点点地啄破那个困囿身心的茧，逐渐看到从未知的地方朝我涌来的光亮。它在拓宽我，改变我，打破我，那些旧的观念和思维，那些原有的对世界的认知，那些被设定的局限……或许相对于阔大无比的世界，我仍旧蜷缩在某个小小的角落，但文学所带来的力量，使我有足够的勇气伸展肢体，继续追逐那更加盛大的光。

事实上，我的写作路径也正经历着时空维度的不断打开。从《天空下的麦莱岭》到《陪冥冥手记》，再到今天捧出的《赣地风流》，正契合着从“我”到“我们”，从家族命运到家国命运，乃至人类命运的掘进过程。

作家无法选择时代，但作家有义务记录时代，成为时代的在场者和表达者。的确，在历史大事件的纪念节点上，文学作品往往会呈现一拥而上的现象，太多的众口一词、众声喧哗，令人眼花缭乱。而我只想回归到文学的本质，书写所立身的这片厚土，以及跨越百年的时间中，曾经在这里生存过、抗争过、期盼过、热爱

创作谈

永不设定终点

□朝颜(畲族)

过的人，还有那些不应被历史遗忘的血泪悲欢。它绝不是一种简单的应与追随，而是生命经历的累积，心血感情的喷涌。

我不会忘记，在与惟一个用小巧走完长征路的女红军杨厚珍的后人交谈时，内心的痛切与震撼。她在贵州一户农家的牛棚里产下儿子，她亲手将婴儿交由陌生人带走，她跨上马背焦急地追赶部队，她解开裤头看见身子凝固的血块……我写下这些，并不为着夸大或拔高一段历史或一种信仰，而是为着铭记宏大背景下无数普通人的命运和追寻。当一个原本柔弱的女子被时代的洪流裹挟，她的爱情与牺牲，她的前行和活着本身便具备了某种值得祭奠的意义。

江西省社科院的评论家袁演在凌晨四点半开始了散文《赣地风流》的阅读，并第一时间发来微信留言：“看完《奔跑的小脚》，感动地哭了很久。可能是同为女性的身份，你作为写作者，我作为读者，都更多一层感同身受……”

我又想起前几年，天津作家武歇来到瑞金，对我们讲述在博物馆偶然看到杨厚珍裹着小腿的照片时，心灵上经受的强烈震荡。她喝了一些糯米酒，在微醺中反复喃喃自语：“我泪流满面啊，泪流满面……”说着，他的眼泪又流了下来。由此我想到，无论男性还是女性，触动我们的，还有特殊年代特殊群体所承受的

身体和精神的极限考验。

我也不会忘记，在清明的雨声中，我和开国大将彭金高的嫡孙进行了整整一天的对话。那一天，习惯午睡的我并没有感到疲倦。在百度百科里，在史书上，留给彭金高的仅仅是一小段生平简介，而他九死一生的传奇，他在雪山草地、枪林弹雨中的艰难与幸运，恐惧和勇气，也许最终会成为永久的空白。他是英雄，同时也是别人的儿子、丈夫、父亲、祖父……他的故事，他生命的诸多细节该如何被时间定格，被后人回味？

我希望我所塑造的形象，首先是个体的人，有生命的、有呼吸的人，而不是那种夸大失真的、单一扁平的英雄人物。我所呈现的，应该是文学的、人性的，能引发各个时代读者共情的故事和细节。如此，方能直抵人心，客观反思历史，映照社会生活，并释放启发当下的力量。

同样，那些属于我的生活，以及我同时代人所亲历的命运哗然翻转，它们都应该烙印在历史的进程中。我正在听见、看见、触摸到、感受到一切，我想要真实地记录千言万语、万种情愫、万类话语，并在其中寄托自己的创作理想和精神向往。

一百年，在浩瀚的时空中显得如此短暂，而它留下的人类生存和追求史又如此丰富。广义而言，所有的记录都应该被赋予价值，而我在尽量找寻一种可能，即《赣地风流》是可以超越地域、超越民族、超越某种旋律的。我希望，近二十万字的书写，能够用人文的力量，抵达人心相通的部分。也许这只是一自夸抑或妄想，但至少表明了我们对文学的一种立场。

我发现，当一个人真正沉醉于写作时，所有的喧哗都会在意识里退后，只留下与电脑和键盘相对的美妙时光。选择了文学，就不会停止探索。我愿意这样，活着，写着，永不设定终点。

Advertisement for 'Poetry Magazine' (诗刊) featuring a list of articles, authors, and subscription information.

Advertisement for 'Art Corner' (艺术广角) featuring a list of articles, authors, and subscription information.

Main footer information including publisher details, address, and contact information.